

# 不想让金陵东路停在过去

那天看了一篇微信公号的文章，才确定我熟悉的那条金陵东路终于要没了。

早在1月初，金陵东路的居民们渐次喜气洋洋搬家，店面如今都货真价实地关了。

看着南粤风格的骑楼下的店铺，统一被砌上砖红大墙，总觉得要写些什么——

小时候跟阿爸、姆妈“逛上海”——不要笑话我们浦东人，我们到市中心一直叫“去上海的”——几条路线记得很清楚：南京路就是人多、店多；淮淮海路，就是路长到让人绝望；金陵路呢？就是沿街骑楼。

记得那时金陵东路有好几家布店、服装店，姆妈一路是要逛过去的，我只是觉得无聊，但是金陵东路有骑楼，夏天不必站在毒太阳底下，还是很惬意的一件事。

对当年坐轮渡才能去浦西的浦东人来说，金陵东路上最“弹眼落睛”的建筑，是紧靠着外滩的金陵中学的大楼，素白高挑的建筑，在外滩清一色的花岗岩的建筑中相当出挑。它高达32层，当年曾是法国领事馆所在地。

小时候，上海的高楼并不多见，坐电梯更是难得的享受。坐在浦江的轮渡船上，我就在幻想金陵中学的学生每天上下楼，都坐着电梯呼呼生风的样子。无论如何，能在外滩后排上学，还是一件很拉风的事吧。

如今看惯陆家嘴高楼的上海人，有着平视全世界所有CBD高楼的器量，这恰恰是上海的变化给上海人带来这种自信。

一条金陵东路，我小时候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那家曹素功墨庄。在骑楼下做出中式的琉璃瓦的翘角屋檐，构成中式山门。当时，我被里面各式各样的墨锭给迷住了，有八仙过海的，有西湖十景的，有水浒一百单八将的，还有元宝形、屏风

样式，最多的还是“五百斤”、“千秋光”的墨锭。这里头最贵的要数朱砂墨锭，我总要趴在玻璃橱窗前数价签上到底有几个零。然后，这些一尺高的“龙飞凤舞”墨锭、1万元的朱砂，就成了我和小朋友吹牛的资本。

当年，我最想买的是五色的盘龙彩墨条，透着诱人的光彩，但一直没有舍得买。前几天，偶尔在淘宝上刷到这款彩墨条，也不过20元钱，还标明是“老库存”，但颜色终不像当年那样好看了。这有点像16岁小姑娘的花裙子，等到26岁有钱买了，却再没有当年的味道了。

今年年初，有新闻说，上海市南路弄堂内的中华老字号“曹素功”面临搬迁，让人感慨。什么是上海呢？上海就是机会，上海就是变化。曹素功作为徽墨代表，却在上海发扬光大，走的不是保守路线，相反是用足了上海品牌、上海场景。海上画派巨擘——任伯年晚年曾在曹素功墨庄久住，他以画家的体验，

指导工人改变了墨的调色，从此这款徽歙墨就被注入了上海的灵魂。

谈老上海的文章，难免有一份淡淡的回不去的忧伤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，怀旧，不是为了回到过去。在这条金陵东路上，还是小男生的我，吃到了人生第一口紫雪糕；在“曹素功”里，买到过第一支狼毫笔；10年前上夜班时，我天天踩着自行车，驶过夜深寂静的金陵东路，去赶渡江的末班车……

我的生活和这条160年的老街有了故事，但我不想也不能让它永远停留在过去。因为我们只是城市的过客，城市的有机体有着它的生命节律。目前已经明确，改造之后金陵东路的骑楼不会拆，风貌会保留，会打造成“海派金陵路，活力新走廊”，那会是另一个城市故事了。■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**我的生活和这条160年的老街有了故事，但我不想让它永远停留在过去。**